

古道热肠古茶亭

崔建华

老家草塘,出城往西七公里,上年岁的老者一般唤作“草塘亭子”,据传昔日建有为路人免费提供茶水的茶亭,由此而过的石板驿道则是古县城至官岭、通祁阳的必经要道。但公路交通的飞速发展,古驿道早已被遗弃和尘封,草塘茶亭亦不知废于何年,唯存数十块风化破碎的古驿道石板。儿时记忆里,这石板路由村东头的石桥延伸而来,石桥极短、极窄,因为桥下绕村而过的小溪狭小异常。但幼时胆小的我仍惧于过桥,以至于桥那头的记忆至今完全空白而陌生。所以,印象中的石板驿道就是始于石桥,经数十级石阶拾级而上,穿越村庄后再扬长西去——依稀记得某日黄昏,儿时的自己坐在光滑的石板路上呆望远方,身后的影子拖得老长。这小桥流水、斜阳孤村、长亭古道,竟是最初印象中、历久弥新的诗意乡村画面……

如老家这样的茶亭,《同治常宁志》中记录颇多,譬如玉泉茶亭、石盘铺茶亭、五里牌茶亭、寒婆凹茶亭等等,多达30余处。这些茶亭大都是民间公益建筑,并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亭子,实际上往往有数间房子,由乡绅、士人、富户或崇佛向善者自发捐建、倡建,以供过往行人遮荫乘凉、挡风避雨,甚至还可借宿。而茶亭主人或捐建者聘请的茶工则常年于此煮茶、施茶,分文不取且乐此不疲,只为行善积德、福荫子孙。

因此,不管是当时的官家、客商、旅人还是乡邻,过往茶亭歇息时总能无偿喝到热茶。有此“古道热肠”,茶亭自然赢得了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记得孩提时代,祖父

就曾对我讲,当年的盗贼围村打劫,周边村庄几乎无一幸免,但盗贼从来不围草塘亭子。祖父将原因归结为盗贼人少,围不了草塘亭子这样的大村庄。但实际上,草塘村庄人口最多时才才百多号人而已,村庄从来就不大。我想倒是草塘堂屋门框上那副早已斑驳的“入世须才更须德,传家积善还积书”的对联说明了原委——草塘茶亭积善积德,惠及了所有的赶路者,自然也包括了“盗”上的朋友。而盗亦有道,打劫于己有恩的茶亭,盗者内部也会有阻力和忌讳。再说了,所谓的“盗”,都不过是乡邻而已,迫于生计铤而走险罢了。由此可见,正是茶亭作为正义和慈善的化身而拥有的崇高地位。

《同治常宁志》中的茶亭,大多由读书仕人捐建。譬如草塘茶亭,“县西十五里,监生(选入中央学校国子监就读的秀才)郭精一捐田施茶。”东山市茶亭,“县西三十里,国学吴汝周、妻张氏建,捐田为施茶费。”雷家岭茶亭,“县北二十里,雷奇发、监生雷友明等建并捐茶田(嘉庆续志)。”花桥茶亭,“县西四十五里,监生吴山階建(嘉庆续志)。”这些茶亭的取名,也并不完全依地名而来,有的还颇有讲究,并存在一定的教化意义,现一一陈述如下:

有宣扬慈善义举的,如五社亭义庄。“举人杨珖捐田九石,养族中老,赈五社饥。”“社”,是古代基层行政单位,《左传》有注,“二十五家为社”。《元史·食货志·农桑》则称五十家为社。总之,这五社亭义庄除

了平日施茶,还能赈济五个社至少五六百人度过饥荒,所以取名五社亭。

有宣扬孝道歌颂长寿的,如八一亭。“县南二十五里,监生曹应灿为母建(嘉庆县志)。”说明是监生曹应灿为庆贺母亲八十一岁生日而建。

有教化世人的,如劝惩亭。“中悬二匾,曰流芳百世,曰遗臭万年。列善人四名:黄帆、聂廷凤、夏应松、刘瑜。国朝增善人一名:吴宗孔(嘉庆县志)。”而“遗臭万年”的匾则未见有人名纪录,不知道是修志时有意删除,还是本来就没有。但五位善人被张榜公布在茶亭中,说明古人的确十分看重行善积德,考虑到茶亭来往人员较多,自然有更好的宣传教育效果。

还有祈愿求福或寄托禅意的,如挂榜亭,“县署头门外,今圯(嘉庆县志)。”行乐茶亭,“县西四里,孟家凹詹广积建,并捐田施茶。”

这些曾在常宁乡间广泛分布的茶亭表明,常宁曾经既是一个古老的产茶区,又是一个完整保留了悠久饮茶习俗的地域。作为温情之所、教化之所的古道茶亭,正是常宁百姓行善积德、与人方便的历史缩影。此刻,我不得不羡慕那时的旅行者啊,长亭古道,芳草连天,但只要觅得茶亭,即可从容不迫,尽管浅斟低唱:

百年岁月无多,到此且留片刻;
万里程途尚远,何妨更尽一杯。



刘鹏对露露所有的怨气和不满积化于股掌。唐露露站立不稳,险些摔倒在地上。

那一夜,刘鹏后悔万分,在大街小巷找了露露一整夜。可露露一直不回家,也没有回娘家去的消息。年迈的岳父母在电话那边几乎哽咽着哀求刘鹏:露露小时候爱打扮爱漂亮,自尊心又强,你就由着她性子去吧……媳妇没有回来,张娣艳也一宿没合上眼,带着自责和不安,思前想后,她铁了心坚决要回老槐树村。

第二天,刘鹏悄悄送张娣艳回到了老槐树村。回城后,他又咬紧牙关立马将孩子办了全托,反正妻子死活不管他爷儿俩,刘鹏要冷静面对生活的幸与不幸。由于露露大手大脚,家里最近亏空太大,刘鹏只好停薪留职,一个人全心全意扑在服装店经营上,并打算把露露的父母和自己的母亲接过来团聚共享晚年。刘鹏不在乎露露做错了什么,他期待露露能够回心转意。

村口人来人往,老槐树村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张娣艳在槐树下的石凳上摆起了茶水,过路歇脚的分文不取。冷落了三年的老槐树枯木逢春,容光焕发,枝叶长得越发茂密。

老槐树周围门庭若市,白天有人来此打牌聊天,晚上有人来此喝茶休息。但张毕竟老了,腿脚不太灵便,烧水做饭有些乏力,幸亏常有村民邻居前来照应护理。不久,张娣艳跌了一跤,元气大伤。刘鹏回来照顾了两天时间,母亲不愿意跟他走,以死相逼,催促儿子回了城。

刘鹏回城,吃惊地发现,露露与一位陌生的男人在自己床上吞云吐雾。刘鹏默默回到服装店。唐露露自知理亏,决意离开刘鹏。她走的时候,把儿子的姓名改了过来,还留下一张泪水打湿的纸条:鹏,你是一个大好人,麻烦你照顾好我的父母。原谅我一切过错,咱们来世做夫妻吧……

露露从地球上消逝了一般,无影无踪。张娣艳得知媳妇远走高飞,急火攻心,突然病倒,卧床不起。刘鹏带着儿子匆匆赶回老槐树村,刚一进屋,外面陡然狂风大作。接着,村口那棵老槐树在雷电交加中“轰隆”一声倒下,惊天动地。

菜品(组诗)

李志胜

鸟语花香

一道菜,并不一定非上二楼
饱暖思什么欲
说的其实是你手中的筷子

竹,是苏东坡“宁可食无肉
不可居无竹”的喟叹
架高鸟啼的工程被不锈钢垄断
木质的爱,仅能从拒酒的说辞中寻找

把鸟儿送给童真
盘底的菜
其实比凋谢的花儿还菜

美味的褒奖,来自肺腑
用筷子轻轻敲击一下
缄默的头部
心中收藏的木鱼,隐约发声

大刀粉皮丝

目睹大刀量身定制的菜品
心生惊艳
那么一张薄薄的,来自绿豆王国的纸
如何就在它的利刃下
轻松化作一条条细长的银鱼

胃不是港湾
感叹不是港湾
蒜蓉、香醋、味精和盐
把你的归途统统斩断

美酒是今生的伴侣
信与不信,你的初道
你的冷宫或热卖
微醺前,揭竿而起
酩酊后,悉数归隐仿范蠡

扒猪脸

你上案的姿势,比我们当年
偷邻村的西瓜时难看多了
我就不明白
青春怎不小心被煮得这么烂

葱丝,黄瓜段,蘸酱
哪一样有骨气
你出身卑微,转道食场
小麦粉碾制的一张薄薄的圆面皮儿
把你的张扬裹得严严实实

名声其实是第二位的
你所有脸面,该是腆着油乎乎的亮泽
摒弃血压、血脂、胆固醇之高
主持健康之旅

黄金带鱼

名字贵重
没有骨刺,还能称之为鱼吗
宋哥说喜欢
我咽巴一下嘴,不好意思不下筷

肉经过包装
讨好围坐的每一张笑脸
可望望你身下的床
再豪华,也比不上我们老家
芦苇簇拥的黄河滩

黄河是黄河鲤的家园
旁的亲戚来了,只能是借宿
借宿有风险。不知此时
你是否能明白



老槐树

刘先卫

张娣艳要跟儿子去城里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传遍了全村角角落落,启程的那一天,村口那棵老槐树下集聚了全村男女老少,竹笼里的鸡鸭池塘里的鱼虾,菜地里刚摘的花生、玉米装满了一辆小轿车。

槐树村坐落在湘南西部的丘陵地带,那里的田地是紫色的红页岩土壤,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张娣艳一家就居住在村口的老槐树旁,默默守护着老槐树。

老槐树也守护着张娣艳一家。张娣艳是个苦命人,丈夫正当中年患了肝癌,无药可治,留下一对孤儿寡母艰难度日。张娣艳含辛茹苦将儿子刘鹏抚养成村里唯一一个大學生。刘鹏鲤鱼跃龙门考上公务员到市机关上班工作,不久在城里结识了一位卖服装的姑娘,姑娘名叫唐露露。俨然成了大老板的刘鹏,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在店子里上班,与露露将服装店经营得有声有色,两人共同幸福地憧憬着美好未来。为了让儿子在城里站住脚跟,今后刘家子孙能够受到良好教育,张娣艳找亲戚朋友凑足了30多万,在城里买了一套180多平方米的房子,装修加现代化家具又花了20来万。

十月怀胎,露露在医院顺利产下了一个男孩。张娣艳这时要进城带孙子了。

张娣艳进屋问刘鹏夫妇,孙子取什么名字好,媳妇要求跟自己姓唐。张娣艳心里格登一下,心里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尽管张娣艳一百个不情愿,媳妇眼下正坐月子呢,讲开来会伤了一家人和气。张娣艳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张娣艳自从被儿子接来城里住后,家务事全部由她一个人包揽下来。家里没有了茶饭、洗刷等琐务,服装店有服务员打理,时间既宽裕又空虚,露露心里的欲望像猫子一样抓心。

一晃三年,刘鹏在单位还是一个小科员,好像在仕途上没有任何起色。情人眼里

出西施,结婚前,露露的性情、脾气藏着掖着,刘鹏只看到她作为城里女孩子自强自立的优点,而忽略了露露爱慕虚荣、争强好胜的缺点。

还别说,露露自从生下孩子后,怀孕的麻烦婆脱落成个美人胚子,回头率相当高。

露露很快拿到了驾照,买了一辆女孩子最喜欢的甲壳虫小轿车。好几回晚上,露露要拉婆婆和丈夫出去观赏城市华丽夜景,但都被婆婆以家务事多、丈夫以守店为由拒绝了。于是,落寞的露露开始在外面唱歌跳舞,甚至彻夜不归。

小家庭终于被露露掏了个底朝天,家里存款一个子儿不剩。服装店没钱进货,根本维持不下去了,守店的服务员领不到工资,顺手牵羊“拿”走了好几件高档衣服。露露稍不高兴,就在店子里拿丈夫是问,回家责难婆婆,把个家闹得鸡飞狗跳。刘鹏死要面子,一声不吭,张娣艳一把年纪只能偷偷抹泪。

每到晚上,张娣艳常常梦见村口那棵高高大大的老槐树。老槐树原来枝繁叶茂,现在孤孤单单,无精打采。张娣艳仿佛看见老伴在向自己招手。

儿子与媳妇拌嘴、吵架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张娣艳寻思,可能自己是累赘,增加了夫妻俩的负担,儿孙自有儿孙福,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自从有了回老槐树村这个念头,张娣艳再也不想儿子家呆下去了,多呆一天就多遭受一份洋罪。也怪张娣艳做事慌张神情恍惚,晚上媳妇回家,只见一团白影晃到自己眼前,张娣艳手一哆嗦,盛着热汤的大碗“咣啷”一声摔碎在地板上。

露露一声尖叫:“哎哟哟!”一个巴掌掴在老人的脸上:“老不死的,你瞎了狗眼了?”刘鹏从外面进来,见母亲被打,也狠狠甩了露露一巴掌:“你骂谁?”这个巴掌是出奇地重,在露露脸上落下了五个红红的血指印,